

說  
郭

續四十五・四十六

12  
6  
160上



特  
412  
6  
160



乳續目錄

弓第四十五

艾子後語 崔灼

雪濤小說 江盈科

應諧錄 劉元卿

笑禪錄 潘游龍

談言 江盈科

權子 耿定向

雜纂三續 黃允交



續目錄  
第四十五

艾子後語序

世皆知艾子爲坡翁戲筆而不知其有爲作也觀其  
問蟹問米乘驢之說則以譏父子獬廌兩龍移鍾之  
說則以譏時相卽其意指其殆爲王氏作乎坡翁平  
日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若此亦其一也余幼有  
謔僻有所得必志之歲丙子遊金陵客居無聊因取  
其尤雅者纂而成編以附於坡翁之後直用爲戲耳  
若謂其意有所寓者則吾豈敢是歲九月望長洲陸  
灼識

艾子後語

吳陸灼

王法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邾之族大以蕃聚而謀曰他人之言王必不內惟艾先生辨而有寵盍往祈焉舉族拜於艾子之庭涕泗以請艾子笑曰是不難諸公但具一繩來立可免禍邾氏以爲戲言亦不敢詰退而索絢以餽艾子懷其三尺以見王曰邾石父包藏禍心王肆諸市當矣然爲之者石



艾子後言  
父一人耳其宗族何辜而王欲盡殲之無乃非仁君  
之用心乎宣王曰此非寡人意也先王之律有明訓  
也政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是以寡人不敢曲宥  
以傷先王之法艾子頓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  
竊有一說往年公子巫以邯鄲降秦非大王之母弟  
乎以是而言大王亦叛臣之族理合隨坐臣有短繩  
三尺敢獻於下執事請大王卽日引決勿惜一身而  
傷先王之法王笑而起曰先生甚休寡人赦之矣

訴寃

艾子夜夢遊上清朝天帝見一人戎服帶劍而失其  
首頸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辭曰訴寃臣秦國樊  
於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荊軻借去頭顱一  
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爲証見伏乞追給天帝  
覽之蹙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  
頭顱於期乃退艾子亦覺

食客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  
旣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

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德而  
謂賢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  
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  
文艾子不覺歛容而起謝曰公亦曾之賢者也翌日  
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衣冠齋  
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  
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  
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  
艾子胡盧而退

### 講道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  
一日講文王羨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  
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曰聞夫子之教歸必欣  
然今何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  
也今被其主殷紂囚於羨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  
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  
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  
難過活耳

認真

艾子遊於郊外弟子通執二子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於田舍有老父映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中真字問曰識此字餽汝漿執子曰真字也父怒不與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通子見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家釀之美者與之艾子飲而甘之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之認真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孫兒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榎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恒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

楚子後語 四  
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群兒往看宓羲畫  
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宓羲以草頭藥治  
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  
央平隱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  
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  
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  
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  
父母所虐號泣于旻天余手爲拭淚敦勉再三遂以  
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

贈予龍醢一臠余悞食之于今日尚腥臭成湯開一  
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  
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目若  
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  
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  
乘八駿而返阿母畱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  
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  
向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  
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



竭傳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  
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効當愈速矣王大  
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  
母皆年五十東隣老姥携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  
詞過度實不曾活十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  
趙王乃叱而赦之

米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  
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  
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  
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  
少年乃入囊縣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  
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  
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  
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  
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  
言于晉今米言于燕乎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汚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湏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語傷人

神相

齊王好談相士之以相進者接踵于朝有自稱神相者介艾子以見王曰臣鬼谷子之高足弟而唐舉之受業師也卽臣之術可知矣王亦聞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聞君矣試視寡人何如荅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言言無不中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請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

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著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其由王曰此庫吏盜金帛三萬是以囚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驗之禍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爾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艾子趨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齊王大笑相者慚而退

老配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一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荅曰四歲任艷然曰公欲配吾女子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預哭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

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牡羊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牡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闢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豨犬

艾子晨飯畢逍遙於門見其鄰擔其兩畜荷而西者艾子呼而問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鄰人曰鬻諸屠艾子曰是吠犬也烏乎屠鄰人指犬而罵曰此畜生昨夜盜賊橫行畏顧飽食噤不則一聲今日門闢矣不能擇人而吠而羣肆噬齧傷及佳客是以欲殺之艾子曰善

醜女

艾子通五行多與星士游有南里先生者其刎頸交也娶妻而求全每聞一女必相其容德推其命造務

底於善而後可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誤娶得醜女曰頭深目皮膚如漆雖登徒之婦不至是也南里先生不悅艾子往賀之曰賢閤容色之妙某聞之審矣第未知庚甲願以見諭當爲吾子推之南里先生閉目搖手而荅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艾子拊掌而退

雪濤小說

楚 江盈科

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闍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

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  
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劔左秉鉞右仗纛  
者果能禦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  
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  
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挾冒虎名立民上者皆  
鼠輩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

###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  
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

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  
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率皆敝壞之  
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時  
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  
來者又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  
有豪傑安所措手蓋聞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  
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隣家  
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隣家痛無與我事  
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

內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  
簇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意并責我噫  
脚入隣家然猶我之脚也簇在膜內然亦醫者之事  
也乃隔一壁輒思委脚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安  
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爲而  
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內  
科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忍如此古人蓋有身死而  
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策莫展而但  
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之道蓋亦甚難我明任

事如忠肅忠宣二公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  
難哉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  
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  
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  
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懾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  
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  
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箠楚

繼之矣。筮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鰕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卽躡

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卽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耶。

甘利

嗚呼。味之至甘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以至甘之味。投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拒。故四知却餽。楊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選受。劉寵著



稱於東漢揮鋤隱君視同瓦礫披裘老子耻食道遺  
史冊所書晨星落落而垂涎染指曲取貪圖者則天  
下滔滔也嘗聞一青矜生性狡能以譎計誑人其學  
博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  
日此生適有犯學博追執甚急坐彝倫堂盛怒待之  
已而生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  
方在處置故來見遲耳博士聞生得金多輒霽怒問  
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  
置生答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百金市

田二百金市宅百金置器具買重妾止剩百金以其  
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半致餽先生酬平日  
教育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當之遂呼使者  
治具甚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  
酣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扇鑰耶  
生起應曰弟子布置此金甫定為荆妻轉身觸弟子  
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  
生答曰固夢耳博士不懌言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  
曰爾自雅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更一

再觴出之嘻此狡生者持夢中之金回博士於盛怒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溺人彼實餽者人安得不爲所溺可懼也已嘗觀韓非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也楚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媮食歌童舞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說話今且無飯喫安得有此噫此造業之人造業之言然彼直狂誕敢爲此語世之口不若人心若人者

可勝數哉龐氏遺安楊公清白能不目爲迂濶者又幾何人哉

妄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桓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

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牯牯復生牯三年可得  
二十五牛牯所生者又復生牯三年可得百五十牛  
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  
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  
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  
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  
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  
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  
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

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  
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  
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  
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  
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  
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 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  
其下故爾時工部欲闢于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

大龜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  
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龜龜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  
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龜性  
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龜面龜用前  
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  
龍爲殃賴頭龜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潘去華小說載  
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團龜者多矣去華  
謂炳然官至僉都舟歸蜀泊團風舉家皆被盜殲則  
長鬣輩之報也古語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

###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  
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  
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  
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  
一日下筋夾雞子雞子不受筋乃投之地見其旋轉  
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述乃  
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

雪濤小語  
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錯剔指錯墜地就地取之持觸  
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卽  
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騫作拏狀伺其怒定乃  
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  
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扶之噫此爾公事言之  
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錯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卽我怒  
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  
幾能克已者哉

善變

大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  
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  
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真馬則出於  
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  
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  
伯鯨之殛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  
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  
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  
不覺苟非逆觀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

雪濤小語 九  
成人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胼夕胝農畝婦桑積漸  
不已變爲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且呻夕吟  
積漸不已變爲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  
貢國積漸不已變爲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  
累俸剝餼積漸不已變爲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  
娛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爲歌舞之家歌舞之家  
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爲鬻貸之家鬻代  
之家基產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爲貧窮之家  
貧窮而奮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

貴而驕則又變爲歌舞爲鬻貸爲貧窮若此者所謂  
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視預防百無  
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爲人子  
孫者可勉而持奈何不察其漸俵俵然以歌舞易鬻  
貸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爲  
畝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嘻思其變也思其  
漸也乃在乎人非蜚非鷹謂造化制我非愚則棄

### 駁祿命

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驗者

雪濤小語  
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詣其術皆竊糟粕自糊其口者也第就二家較論併考諸載籍風鑑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顛若詩韻委蛇論語著閭閻侃侃雖不言相然已陰寓之矣至於傳記蜂目豺聲卜羊舌之必敗豕視狼顧斷商臣之不仁其言信如著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公因之歸女班超虎頭燕頤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黔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當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

之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論其至則相亦何憑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同一目也虞舜楚王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

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  
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  
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  
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  
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  
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  
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  
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  
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  
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  
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豔未然大  
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  
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  
裏生成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  
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  
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菱者



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余聞四明有蚌田嶺南有乳田夫蚌也乳也皆有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蚌也用蚌水灑田中一點一蚌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寡嶺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如蚕蛹及期而收之擣碎遂成乳假令不經聞見則必執蚌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執薑之從樹結菱之自土產者一也乃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蓋一例以覘物真甕雞耳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從事於忍遇他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

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

###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汊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酤者比夙釀更佳酤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題

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  
猪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  
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  
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  
人心羶慕非名卽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  
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  
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燦  
然因之自裹蠶婦操汝入於沸湯抽爲長絲乃喪厥  
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亦愚乎蠶答蛛曰我固  
自殺我所吐者遂爲文章天子袞龍百官級繡孰非  
我爲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  
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  
何其忍也蛛曰爲人謀則爲汝自爲謀寧爲我嘻世  
之爲蠶不爲蛛者寡矣夫

應諧錄

安成劉元卿

僧在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黥中道夜酒里尹致沉  
醉甦睡已取刀髡其首改繼已縗反繼尹項而逸凌  
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縗在項則大詫  
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  
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爭雁

昔人有覩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焉已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盲苦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墜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卽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

執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省哉

搔癢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講學

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没天理乙曰你没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

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曰  
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旣講學又焉  
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 萬字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乎一歲聘楚  
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  
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  
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  
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

父擬徵召媼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  
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柰何姓萬自晨  
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卽訑訑自  
矜有得始類是已

### 貓號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于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  
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  
固神于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  
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

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猶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之墻斯圯矣墻又如鼠何卽名曰鼠猶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同病

張詡子繕一榻麗以在臥內人末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媼友省問觀之其媼尤揚子者新製一襪亦欲章示其人故褰裳交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也

悅諛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讚譽令乃驩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譽篋如耳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自是臞之有加

吃女

燕人育二女皆讓極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  
慎箝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  
中忽火熨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  
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屹卒末  
掩媒氏謝去

性急

于擘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擬案閱書而裳曳  
于火甚熾于擘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  
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  
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  
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擘子復謙讓如  
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  
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柰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  
于擘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  
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感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  
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



疾家人勸之相羊堦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  
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  
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  
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  
其人益憂病轉劇媼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  
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  
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  
者類此也夫

學偷

一偷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於甚  
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卽是子一夕乘間入  
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鑄預隱其中計伺主人寐則  
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鑄其櫃不得出中夜徬  
徨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指作鼠齧聲主人寤聞之  
慮鼠齧衣藉亟起發鑄逐鼠偷兒子躍出逸歸對其  
父曰父柰何秘不兒傳兇瀕死所矣籍第令計不出  
是柰何父曰卽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  
牽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爾

寡聞

漢村三老皆歎啟寡聞之昨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  
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覩聞二老歎動約春糧往  
遊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慎勿妄語取市子姍  
咲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鐘聲乙老託曰此何物叫  
號如是甲老曰此鐘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鐘  
肉啖之甲老曰噫誤矣鐘乃搏泥爲質而火煅成者  
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範鐘之具而未實見鐘云夫  
竊膚未之見而輒嘵嘵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

也

青衿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  
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差而貧  
衣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歟柰何不免我取足耶蓋不  
識青衿爲時制服也

豕臙

某友素厲清真薄滋味而性嗜豕臙羨新市屠豕者  
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豕臙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

滌失其真味羨旣熟臊氣觸鼻不可邇嗅友先自嘗  
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其知  
味附和羨賞而忘穢座中闈有出而殺者吁世學者  
穢德滋彰猥稱至道視此省哉

賤售

上元姚三老賫甲閭有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  
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上酒酣大  
痴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  
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邪三

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  
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  
賤售

割碑

潁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  
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饒墓表畏州守  
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  
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  
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

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面被

貧家無潤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佯謂人曰君觀  
吾儕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似筆也小  
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大  
陋撻而戒之曰后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  
薦草挂鬚上兒從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  
日拙者乎

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  
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  
桃符怒徃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  
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辨者之喻

兩瞽

新市有齊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  
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瞽者性尤  
戾亦行乞衢中遭之相觸而躓梁瞽故不知彼亦瞽  
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鬩然相詬市子

笑禪錄  
九  
嫻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於是

笑禪錄

松滋潘游龍

舉遵布衲浴佛布衲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  
遵曰把將那個來

說一人途中肚饑至一家誑飯喫曰我能補破針  
鼻子但要些飯喫其家卽與之飯過寺出許多破  
鼻子針來喫飯畢請補之其人曰拿那邊針鼻子  
來

頌曰那個那個快去尋取有垢則浴有破則補若

還尋不出來我亦怵怵無主

舉舍多那尊者將入鳩摩羅多舍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

說一秀才投宿於路傍人家其家止一婦人倚門

答曰我家無人秀才曰你復曰我家無男人秀才

曰我

頌曰舍內分明有個人無端答應自相親扣門借宿非他也爾我原來是一身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面門出入

初心未証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擒住這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乾屎橛

說一人晚向寺中借宿云我有個世世用不盡的物件送與寶寺寺僧喜而留之且爲加敬至次早請問世世用不盡的是麼物件其人指佛前一樹破簾子云此以之作剔燈棒可世世用不盡  
頌曰人人有個用不盡說出那值半文錢無位真人何處是一燈不滅最玄玄

舉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

說一禪師教一齋公屏息萬緣閉目靜坐偶一夜坐至五更陡然想起某日某人借了一斗大麥未還遂喚醒齋婆曰果然禪師教我靜坐有益幾半被某人騙了一斗大麥

頌曰兀坐靜思陳麥帳何曾討得自如如若知諸相原非相應物如同井覷轆

舉圓覺經云此無明者非寔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

說一癡人夢拾得白布一匹緊緊持定天明卽蓬頭走往染匠家急呼云我有疋布做顏色匠曰拿布來看癡人驚曰啐錯了是我昨夜夢見在

頌曰這個人癡不當癡有人夢布便縫衣更嗔布惡思羅綺問是夢麼答曰非

舉金剛經云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

說一秀才夏日至一寺中叅一禪師禪師趺坐不

起秀才怪問之師答曰我不起身便是起身秀才  
卽以扇柄擊師頭一下師亦怪問之秀才曰我打  
你就是不打你

頌曰有我卽無我不起卽是起起來相見有何妨  
而我見性尚無止秀才們禪和子那個真是自如  
如莫弄嘴頭禪而已

舉或問藥山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山曰聽他何礙汝  
曰不會山曰何境惑汝

說諸少年聚飲歌妓侑酒唯首席一長者閉目又  
手危坐不顧酒畢歌妓重索賞於長者長者拂衣  
而起曰我未曾看汝歌妓以手扳之曰看的何妨  
閉眼想的獨狠

頌曰水澆鴨背風過樹佛子宜作如是觀何妨對  
境心數起閉目不窺一公案

舉起信論云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  
迷衆生亦爾

說吾邑中羅文學泛舟下荊州命癡奴名二生者  
盪槳答曰我不盪頭槳文學啞之答曰我怕不曉



得路

頌曰岸夾輕舟行似馳只因方所自生疑海天空闊無人境星落風平去問誰

又曰但得稍公把柁正何愁盪槳不悠悠任他風雨和江湧穩坐船頭看浪頭

舉僧問大隋如何是學人自己隋曰是我自己曰如何是和尚自己曰是汝自己

說一少年好作反語偶騎馬向鄰翁索酒翁曰我有斗酒恨無下物少年曰殺我馬翁曰君將何騎

少年卽指堦下雞曰騎他翁咲曰有雞可殺無柴可煮少年曰脫我布衫去煮翁曰君將何穿少年卽指門前籬笆曰穿他

頌曰指雞說馬指衫說籬誰穿誰煮誰殺誰騎叅叅如何是自己當面不語時

舉壇經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說一道學先生教人只體貼得孔子一兩句言語便受用不盡有一少年向前一恭云某體貼孔子兩句極親切自覺心廣體胖問是那兩句曰食不

厭精膾不厭細

頌曰自有諸佛妙義莫拘孔子定本若向言下叅  
求非徒無益反損

舉睦州問一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經師曰易  
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個甚麼曰不知其  
道師曰作麼生是道

說一僧曾與衆友戲集間音字下着一心字是麼  
字座中有云生平未見此字者有云曾在某古書  
上見此字者有云常常見此字只記不起者有以

手畫几案云必無此字者後明說出一座皆咲  
頌曰最平常是最神奇說出懸空人不知好咲紛  
紛求道者意中疑是又疑非

舉雲芝再至翠巖求入室巖曰佛法不怕爛却天氣  
正冷且化炭去

說老山甯長者離城二百餘里冬月大雪忽早起  
披裘上馬有老奴名供耕者頭蓬舌僵擁馬首而  
前曰天氣正冷爹爹今日往那里去長者曰我往  
二程祠上大會講學耕曰我也要去聽講學長者

呵之曰你曉得聽講甚麼學耕以手自指腰下曰  
我也去聽講冬九臘月該有褲兒穿不

頌曰冷時燒炭併穿棍這是修行喫緊人杌杌桔  
桔何爲也空向叢林走一生

舉桂琛見一僧來豎起拂子示之僧便作禮讚嘆云  
謝和尚指示琛打云我終日在掃床掃地爲甚麼不  
道謝和尚指示

說一老學究訓蒙門不亂出一日戒其徒曰你們  
莫頑我去講學與後生輩聽有一徒出云先生每

日在學堂裏講底是甚麼又要去那裏講學

頌曰那時不在指禪機何必讚禮豎拂子好咲我  
冠赴講堂良知良知而已矣

舉崔相國入殿見雀拋糞于佛頭上問如會云一切  
衆生皆有佛性爲甚却拋糞于佛頭上會云他終不  
向鷄子頭上拋糞

說大盜夜劫人家其家驚跪稱大王盜曰莫叫大  
王可叫我們做好漢忽聽雞鳴便喚起罵其家云  
好漢好漢只管請喫了早飯去

頌曰盜怕天明雀怕鷓可知佛性通諸竅若分惡  
類與禽門大地衆生皆不肖

舉楞伽云觀察世妄想如幻夢芭蕉雖有貪嗔癡而  
寔無有人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

說一人告友云我昨夜夢見大哭此必不祥其友  
解云無妨無妨夜裏夢見大哭日裏便是大笑其  
人復云若果然夜裏夢見有我在哭日裏豈不是  
無我在哭

頌曰夢時有我哭醒時無我哭貪嗔癡何在正好

### 自觀照

舉一僧問雪峯乞師指示佛法峯云是甚麼

說甲乙兩友平素極厚一日甲偶病不勝愁苦乙  
來問云兄是何病所須何物我皆能辦甲云我是  
害了銀子的病只得二三錢便穀了乙卽作爲未  
聞乃吞嚥云你說甚麼

頌曰黃金貴似佛法佛法貴似黃金覓時了不可  
得吾已與汝安心

舉盤山積師行于市肆見一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

的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屠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  
精的

說友人勸監生讀書生因閉門翻閱數日出謝友  
人曰果然書該讀我往常只說是寫的原來都是  
印的

頌曰個個是精心心有印放下屠刀証菩提揭開  
書本悟性命咄不煩閱藏叅禪卽此授記已竟

舉或問龍牙古人得個甚麼便作去牙曰如賊入空  
室

說一盜夜挖入貧家無物可取因開門徑出貧人  
從床上呼曰那漢子爲我關上門去盜曰你怎麼  
這等懶難怪你家一毫也沒有得貧人曰且不得  
我勤快只做倒與你偷

頌曰本來無一物何事惹賊入縱使多珍寶劫去  
還空室

談言

桃源江盈科

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淡於雅道詩句中多用  
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  
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  
卻老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  
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卽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  
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

談言

大噓而去

廬山道士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  
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  
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  
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  
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  
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  
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  
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武恭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  
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笮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  
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寰以  
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  
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兒得道  
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

談言  
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  
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  
相類

華陽生

華陽有狂生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  
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窻前一様梅花  
月添個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  
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  
唐突梅花也生忿主人嘲已肆詆而去明日主人到

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罰  
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崔張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  
或乘飲興卽自稱俠二子好尚旣同相與甚洽崔因  
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  
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  
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宰相盆使其子授漕渠小職



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  
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  
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  
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  
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  
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奚得今夜獲之  
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  
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  
余願矣此後赴湯焰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  
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畱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旣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  
彰露且非已爲客旣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  
之開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  
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傑之氣自此而喪  
矣

李西涯

武廟時內閣劉謝兩公同日去國惟西涯李公獨未  
去其後值逆瑾縱橫無所匡救有嘲之者畫一醜惡  
老嫗騎牛吹笛題其額曰此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  
涯公乃自題一絕云楊妃身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  
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春風一曲太平歌嗚呼武  
廟時何等景象公乃自謂太平昔宋南渡後一宰執  
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爲壽宰自謂曰老夫  
不才幸爲太平宰相徼天之幸坐間一儒士離席言  
曰天下到大平只河朔一起竊盜拏不獲蓋指金虜  
也宰始大慙噫若西涯者亦類是耳

李覲

李覲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  
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  
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  
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疑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婿  
如何弟殺之李見之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  
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旣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  
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

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寔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遣懷聞者大笑

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曰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

李淵材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綦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顰額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其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憚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

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  
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日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侄  
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  
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  
怒曰司馬子長以鄙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  
國爲失故于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而完傳也又於  
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寔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事乎  
聞者絕倒

士人婦

京邑有士人聳其婦大妬忌於夫小則詬詈大必捶  
打聳以長繩繫夫脚有喚便牽繩聳密與巫姬爲計  
因婦眠入厠以繩繫羊聳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  
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  
成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  
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  
師祝羊還復本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日作  
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  
悲哀後復妬忌聳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

人爲誓於是不復敢爾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  
註云箕星東方朔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  
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  
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  
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  
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  
述此義坐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  
滿堂爲之闕然一笑

石動筭

北齊高祖嘗燕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  
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髑子箭高  
祖曰非也石動筭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筭  
對曰是煎餅高祖笑動筭曰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  
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筭爲  
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  
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筭曰承大家  
熱鑪子更作一個高祖大笑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  
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曰此詩極二誠如

聖旨動箏卽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當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箏卽云大家卽命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箏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箏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箏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權子

楚黃耿定向

志學

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譖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曾有人士歆道學之聲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憊呼從者顧後有行人否後者曰無乃弛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

權子

趨處紆徐更步過焉夫由莽言之作輟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祛此二障而後可

吾師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覬取其貲給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當授若季子誠從之遊猾伺便未得而季子趣投道一日至江滸猾度可乘因給曰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舟求之其人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抱檣歡叫曰得矣得矣猾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歡躍不已觀者曰咄癡哉彼猾也挈若貲去矣季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良知

昔陽明先生居羣弟子侍一切來學士益愚駭人也乍聞先生論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慙而報先生徐語曰良知非黑非白其色赤也弟子未喻先生曰其徵于色者固良知也



致知

昔杭城元宵市有燈謎云左邊左邊右邊右邊上些上些下些下些正是正是重些重些輕些輕些益搔癢隱語也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然吾致知之旨莫精切如此小子默識之

性命

里中一庠士少嫻于文而酒酒中年兩日困酒幾育以致偃蹇其伯兄名公也謂之曰弟具才美失利第以目故慎自愛止酒不御可也庠生對曰兄教謬哉

目則目耳酒吾命也柰何止爲一目欲吾舍此命耶又一老友相訪時同志十數輩在座老友卒然問曰先生往與諸友論學以何者爲性命師時漠然未應仲子蹙然起曰善哉是問蓋切問也世俗嘲嗜酒者以酒爲性命嘲積財者以錢穀爲性命嘲樂貴競進者以官爵爲性命皆常言也觸類而思吾儕爲學必有所爲性命者試各自反思之座中同志有省

說謊

一友素愿謹嘗謂不妄語乃良知也心齋先生欲開

其悟爲言曰說謊亦良知友愕然曰如此論良知誤天下矣頃之有縉紳投刺謁請者閹吏以報友語閹吏曰善辭之謂余他出心齋徐誥之曰子以說謊非良知今何故說謊友大悔自咎曰吾過矣心齋曰無重自咎時說謊亦良知也友大不然心齋曰昔孟子曰不可以風非說謊耶友始少解昔東廓先生寓其所與同志論學適有士紳來造請座中同志令閹吏託詞謝之東廓先生曰公等此處皆是放過令閹吏還更其詞曰余在是請以見

畫一

仲子嘗遊山中偶過田夫家觀其壁柱或畫一或畫一纍纍若易爻然因問之其人對曰儂不知書畫此識數耳一畫一石一畫則半石也仲子曰嘻孰謂易義精微哉庖羲初畫亦止若是耳

測字

宋季有謝石者善測字高宗微行過之書一問字令測石思曰左看似君右看亦似君殆非凡人耶疑信閒請再書一字高宗以杖卽地畫一字石曰土上加

一王也是吾君王乎遂拜伏高宗既歸招而官之後  
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墨重  
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  
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于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  
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于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  
令更書以下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  
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  
故云石大款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卽  
以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殆仙哉乃下  
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乃先生褒  
然仙矣而吾茲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  
吾以身爲字也

好光景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  
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  
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  
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者這非  
等近溪爽然會心伏地數十頓首以謝

拾金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于垆閒時倚樹而吟時扼盞而歌熙熙然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散逸不優矣又燕市一瞽子傭爲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躡主公謂曰阿公敝天頗饒于貲視瞽傭奚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唯吾第試之翌日瞽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鏹麥中時從旁伺之瞽傾麥磨上忽聞鏹然聲手揆拾之以爲遺也俄之蹶蹶色動凝佇躊躇竊四聽無人聲乃寤之牀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歌輟作亦不力主乘閒發取其金瞽不知也踰時瞽辭主人欲去主人佯許之灑行卽地取金亡矣宵然自喪乃復跪懇求復爲傭云

一志

留都一道士溧陽人也以募葺梵宮作橋梁爲功行貲產累數千盡鬻之爲倡而躬茹苦以督工作日飲一糲卽醢鹽不御也宗伯聞而禮致之令募修朝天

宮宮成宗伯嘉賞擬牒授一秩勞之懇辭不受時百  
工從而受役者以千計咸茹苦如道士不受一值亦  
無媮情富室人爭輸財者累鉅萬道士曾不一目攝  
羣從弟子亦無乾沒分毫者梁生嘗就而問曰汝遵  
何德而得衆心若此曰吾第一志累吾功行耳它何  
知厥後道士稍繫念一孫冀就博士藝含意未發百  
工羣從一日散去

假人

人有魚池苦羣鵲竊啄食之乃束草爲人披蓑戴笠  
持竿植之池中以懾之羣鵲初回翔不敢卽下已漸  
審視下啄久之時飛止笠上恬不爲驚人有見者竊  
去芻人自披蓑戴笠而立池中鵲仍下啄飛止如故  
人隨舉手執其足鵲不能脫奮翼聲假假人曰先故  
假今亦假耶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  
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  
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于貲須臾業習文學

方可掘家聲也于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季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榴絮飛季子對曰哩哩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

學如是

有郢更者自少從事于學行年八十平生無疾言遽色一歲以貲產故與兄訟對簿公庭出語其徒曰吾時卽對簿氣亦未動學當如是也更晚年益矍鑠有以賄浼請託者自遠往謁公府一夕無疾端坐而化于里舍其徒咸異之謂學者有得如此云

自貞

市有不貞之婦初蒙帷簿之詬赧然內愧欲死已或詬之則猶俯首至羞澁也久之抗顏與人鬪詬悍然不顧已人或挑以目或躡足而拊其股則猶嘻嘻自

明日吾心自貞疇能澆我

習沒

蘇文忠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三歲而能步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常不輕

曾有一比丘名常不輕不專誦經但見諸比丘皆禮拜讚歎云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汝等當得作佛遠見四衆亦復如是四衆中或生瞋恚惡口罵詈言汝是無智比丘從何來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被罵詈不生瞋恚四衆或以瓦石杖木擊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云云人爲其常作是語故號爲常不輕久之憎上慢衆輕賤是人者信仗隨從咸証菩提

恢復

晉五臺山佛教文殊氏弘法處也迄隋唐末梵宇麗  
甚某歲爲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嗣一行腳過此觀  
之愴然奮曰斯吾祖師道場也而忍沒爲賊虜巢耶  
乃矢志爲恢復謀荷杖徒步走薄海內擬結僧緣以  
千計許志者輒裂巾爲盟而去期以某歲月日共至  
某所舉事至日是千人者果畢至無一後期者爰出  
方略戮力驅殺賊衆遂復其地糞除梵宇居衆僧已  
延訪僧臘中有德者登壇說法其中而已首率諸僧  
執弟子禮受法云

眼孔上

一歲都下爲同志會高陽叔子與焉歸語師曰近日  
竊觀諸講良知者其良知第在口吻皮上耳師曰云  
何叔子曰時會中一友首倡云良知在未發前識取  
功先主靜一友辯云良知須悟當下生機二友噉噉  
爭辯久之吾觀言主靜者時中已大動言悟生機者  
其微大由勝心是殺機非生機也若是良知安在哉  
維時近溪子從中怡怡分解形就心和身上似有些  
子耳師哂曰諸良知在吻皮近溪在身上爾時良知



卻在眼孔也叔子慙已近溪聞之噤曰良知發對眼孔上亦大難矣身上不可謂無有也

絕技

昔伯牙學琴于連成子盡其技矣而未得其妙也疑連成子有隱叩之不已連成子無以應第率之同居海島中無何成子託迎其師子舂刺船而去留牙獨居牙日見海水湧洞山林杳冥殆非人境忽然神解援琴而鼓盡得其妙世稱絕技云

三駮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駮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趨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袴襪據案而坐駮子從門屏遙覩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駮子曰吾覩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袴襪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人署承篆駮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駮吏啟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

駭吏起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耶其  
一直郡筦庫郡守退食駭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  
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  
人非人耶

度師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  
之初以榮貴綬色諸世所歆豔者而呂不動繼以寇  
兵患難疾病諸苦楚不可忍者而呂亦不動雲房子  
猶未卽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

紀于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祕不授將某非其人也  
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子功行未累也呂曰  
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  
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余有丹藥可化銅  
鐵爲金子第懷此博施慎勿泄也呂子請曰是金卒  
當變否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愀然跪  
曰如此則懼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鍾子悅曰  
善哉卽此一念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也  
然憚已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吾將廣師旨普度

世迷可乎雲房子曰汝試爲之于是呂子悉以所得  
旨授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乃復化身爲極貧苦  
狀行乞于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又  
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  
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病纍纍骨  
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已  
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  
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美比時老且  
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

喜晚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始悟其爲  
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 亂撞鐘

一招提中畜犬百十數東西蘭若輪豢之以鳴鐘爲  
號每東鐘鳴則犬就食東西鐘鳴則犬就食西習以  
爲常一日諸小僧計戲羣犬初東廡鐘鳴羣犬將之  
東西廡鐘忽鳴羣犬羣然反西未至東鐘復鳴羣犬  
又欲之東而西鐘又鳴羣犬又錯愕而西顧已而東  
西兩鐘襍然齊鳴羣犬徬徨墀中竟莫知所之仲子

顧謂二三友曰試爲犬謀若何而可諸友未解浮光  
官子曰犬能一反思昨參東今應參西昨參西今應  
參東自不眩矜于鐘聲矣仲子曰否否官子默然良  
久忽矜曰吾謀本是子故亂撞鐘也師頷之

假物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虛洞無臟惟中藏蟹子小如  
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而鏡亦飽  
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  
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脰  
潭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  
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蕩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  
沙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假托

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暴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  
百里也居民眎爲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亦不知  
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鐵冶者天旱火熾鼉不勝  
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東海之濱有蜃閣焉蜃  
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

霧之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

燈炬

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螯堪敵虎然取蜂子者不論鬪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窟于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焰盡殪然後連房剝取蟹處蒲葦閒張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云

知進

福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鬣用火熏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孔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數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繩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愈則頰張須鉤若鎮岐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故犯

有獸曰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屨人以所耆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遂斥罵其人

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儔唾  
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旣而染指知  
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霑濡徑醉相喜笑取履加足  
伏發徃徃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之而故犯  
之其愚又甚矣

顧惜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殊非設色者彷彿也性故妬難  
馴久見童男女著錦綺必趨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  
尾然後置身大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騫舉  
卒爲所擒又山鷲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日眩輒溺  
翟雉長尾適雨雪惜其尾棲樹杪上不下食以至饑  
死

出頭

有僧居常誦經不輟其徒遊方參悟歸思度其師一  
日指櫺閒蠅曰咄不向寥廓奮飛而日汨汨然鑽此  
故紙安能出頭其師乃有省

雜纂三續

歛 黃允交

李義山浪子以巷談寓滑稽王君玉蘇子瞻各做  
之遂成風流雅謔後有續者不免畫足寧復遺珠  
徒為大雅罪人未必能博好談士一軒渠也壬子  
下第出白門車中識

必不來

貧士請貴要

子弟窮後邀幫閒

父母召訓驕兒

衙官捉勢豪

冷曹結客

殺風景

鼓吹遊山

聽歌說家務

松林作厠

對名姬罵坐

名山壁上題詩

不如不解

衲子稱詩

閨人識字

奴善作文

武將清譚

讀書人精刀筆

難理會

坊妓私譚

村巫作神語

謬漢做文章

勸不得

人唱曲

妬妻罵妾

鍊爐火

講道學

老人說遠年事

愛小便宜

俗漢作詩

難忘

游過好山水

良友箴規

寵婢為妻所遣

情人語

困厄時受人憐

不祥

呪罵天地祖先

日晏高眠

遮護子孫過失

奴僕放談

笑人家儉嗇

聽嬾女傲尊長



開口說呪誓

嬾女好遊談

女人口出是非

子弟好用機詐

與無賴往還

難久留

愛賭人手中錢

敗子肥田

無錢官居美任

雨中花

老年娶少女

京中下第秀才

有妬妻畜艷婢

學不得

好音聲

膂力

美姿貌

多子

不識羞

未足信

公人說行止話

自稱圍棋高手

娼願從良

假託熟說同心話

子弟向父兄言勤學

道學人講天理

游客雌黃人物

欲為夫納妾

邊官誇說謀略

不可過

賭博被禁

好飲人無酒

浪子乏纏頭

蕩姬受檢束

暗歡喜



掘地得藏金

貪人受重賄

理學人遷美官

拐兒賺癡人得手

新婦見郎君貌美

阻興

賞花無沽酒處

村客闖席

佳期發疝

陟頓歡喜

乞兒見橫財

貧人得富妻

離亂後逢骨肉

多年致政忽起用

得人憐

作家妻妾

孝順兒

嬾人不長舌

小兒不嫌粗糙

子弟好交長者

僕妾善體主人

可惜

好天資不讀書

名書畫入村手

作詩贈俗人

清官罷職

好試文曳白

聰俊兒郎不自

愛

有學人弄筆頭

悶損人

客途久雨

遇村老訴家務

急歸阻風

陪俗士久譚

惡模樣

村漢着新衣

和尚發怒

妬妻罵婢

諂吏謁上司

學市井聲態

這回得自在

嬾奴被逐

州縣轉京職

邊軍遇赦

妾值妬妻亡

遲滯

貴人見客

小兒進學堂

遣愛婢

新婚遠別

清官陞轉

富貴相

晚妝

記門簿

婢子寶釵羅袖

後庭絃索聲

院內奚奴調馬

古董客候門

叵耐

無情妓

僕傲主人

播弄親朋骨肉就中取利

庸人彈射文章

敗軍奏捷

少道理

俗僧說法

醉漢教誨人

將軍掉書袋

縱子弟游閒

冷淡

三家村賽社

草縣開操

廣文先生陞堂

措大會親

初學人作賦

無憑據

田夫講故事

試揚中更鼓

村巫符呪

妓家年紀

方士自稱百歲

塞上叙軍功

不相稱

重服挾妓

佛院養雞豚

僧子吃齋

皂快不喝叱

措大鬪雞走狗

武將戒殺生

秀才出入公門

佯不會

新嬾推酒

坊伎減食

尊長問卑幼歌唱

旁不忿

豪家白占妻田

好官被劾

看雜劇邪人害正

謬漢譏駁好詩文

看唆弄癡人作過

怕人知

僧道走狹邪路

客路帶重貲

蓄違禁物

舉子通關節

有私夫

不嫌

貪人得薄賂

窮漢娶再醮娘

淹滯措大中末榜

強陪奉

妓伴老翁

村漢見貴親

病夫請客

老娶少妻

不圖好

罷任與上司放對

失節婦再嫁

革退吏胥發本官贓私

嫖蕩後打蓮花落

說不得

同官挾去賄物

僧被行童對傳

買字眼着賺

在任吃劫

講學人遭妻毆

謾不得

向牙郎說物價

妄誕措大遇主司

正人前漏脫空話

嚴明官聽訟

對老伎使乖

諱不得

陰槍出面

不愛好兒郎

易圖課

貧家婢僕

俗客古書畫

下僚財物

敗子田園

沒意頭

與俗人論詞賦

向再醮嬾談貞烈事

對落第舉子誇新郎君

重難

著月登樓飲酒

破船遭風

濁音人唱無板腔

淫冬落水

醜妻奇妬

獨子不孝

失意後遇負心人

必不得

索慳人酒食

偃蹇措大假貸

窮書生乞富家婚

不快意

負病賞花

佳會主人欠踴躍

中秋月淡

不達時宜

借書籍不還

強評前輩文字

闖妓席

書生禦虜

對人家子弟說淫艷事

索不相知酒食 與無賴人辯曲直

邀落解秀才看迎舉人 惡詩畫強汗人扇

不識羞

單說富貴往還 開口脫空 高自稱許

慣使小機術 剽竊詩文 逢人數子弟罪過

倚親族貴勢凌人

虛度

少年不讀書 月夜高眠 好山水不遊賞

妾遇主母妬 蕩子嬖

不忍聞

屠門宰殺聲 雨夜啼鶻 邊城報敗

孤兒哭父 老人聽蒿里歌 酷吏拷掠聲

下第後唱渭城 惡少述淫褻語

改不得

肉相嬖人形 見人便詆譁 好市井詭譎

不肯說真話 美刀筆 喜暗唆

快意

平城走駿馬 飽帆張風 花時人送酒

年少兒子及第 勝地豪吟 美妾賢妻

聽人說神仙俠烈 乘勝逐虜

說郭續目錄

弓第四十六

猥談 祝允明

異林 徐禎卿

語怪 祝允明

幽怪錄 田汝成



猥談

吳郡祝允明

李公

永樂初饒人朱季文進所著書楊文貞輩請答其人  
火其書近成化末司馬御史提學南畿得子婦翁李  
公琬琰集舊刻命學徒翻贍之衆請卽用元本登之  
木司馬從之李故假諸督府經歷吳宣宣大怒疏于  
朝言李某以壻祝允明在學假書令浸潤司馬某事  
下所司立案而已後見周原已院判笑謂予翰林舊

猥談

有一可笑事今得吳經歷本作對矣一大將乞翰林  
某人書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  
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蒙委領某翰林文字  
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  
誑脫彼此一笑而已以文墨事見之疏牒前有子翰  
林後有子也又後數年無錫有陳公懋者註書與朱  
子反亦上于朝 上命答而遣之予謂又與朱季文  
為對子也

上父書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  
仁可知禮右八句末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  
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水東日記言宋  
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又說郭中曾記之亦未暇  
檢向一友謂予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句上上  
書大人  
謂叔丘句聖  
人各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言一  
身所化士如許  
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  
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句作  
猶為  
也可知禮也仁禮相為用言七十子  
善為仁其於禮可知大槩取筆畫稀  
少開童子稍附會理也

文字

文字中稱完顏氏爲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今應云胡金爾文字門稱都御史爲中丞府尹爲京兆之屬常視語勢如何若結銜之際亦欲異衆書從別代或妄更變非也如官吏部屬書尚書吏部郎中曾攝使假一品服還尋繳納書賜一品服憲臣出巡易地名如巡按貴陽至如領鄉舉書浙進士賜進士不書出身同出身但書第字爲府縣學生書郡庠邑庠或長庠吳庠之類不知

可乎

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爲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唯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嵬人瑣夫不識丁者未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見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愚哉予每徇人爲記說多假記以規

諷猶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  
乃嫠媪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  
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  
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判語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及丁謂  
判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人稱之郡守  
邢公判重造郡門狀云務須緊紉密釘晴雨同聲  
又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乎吏白當如何  
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乃不覺一笑

破題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  
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間在繡緯下破云時  
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  
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  
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  
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

媽只要光光縵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  
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  
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強欲以  
樂人之樂

俗儉

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  
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合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  
飾其色以代價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  
祝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更胡盧也

歌曲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  
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轆而  
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較差雅部不啻  
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  
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絃音爲最蓋視金元製腔之時  
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供事數十年來  
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  
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

有趙閱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  
 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  
 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七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為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迥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彼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五為自謾爾

土語

生淨旦末等各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繆云也此本金元闕闕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即男子旦曰粧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為書者一覽可知

智者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

蒼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者  
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者又白如前  
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者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  
何智術之有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  
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棄諸野一  
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牆立聞傳於邏廠中人  
白于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

丐提孩去明日內旨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懼  
卽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  
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  
見之亟白于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  
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  
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  
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賂棄屍筮楚之  
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于郊一人醉而來衆  
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

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  
不白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  
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 癩虫

吾鄉都生自外歸裝有水銀一小篋箱箱上書一銀  
字爲識舟人以爲銀也乘其醉傳之南方過癩  
小說多載之近聞其症乃有癩蟲自男女精液中過  
去故此脫而彼染如男入女固易若女染男者亦自  
女精中出隨精入男莖中也若男欲除蟲者以荷葉

卷置女陰中既輸洩卽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卽  
棄之精既不入女陰宮女亦無害也此治療妙術故  
不厭猥褻詳述之今南中有癩人處官置癩坊居之  
不以貴賤知體蘊癩者家便聞官隱者有罰焉

### 驢姦

曩時婦人與狗姦事有公牒人皆知之又闕媪事子  
記在語怪沈休文宋書凡有兩事又近數年有驢姦  
事漫述之燕京小民三五家共築一土室買一驢室  
中置磨各家有麥共往磨之一日三婦磨麥少休驢



猥談  
舒息久之游騰其勢婦下劣戲言我輩能當之乎一  
往就之畏卽已一繼之不勝而退一哂而往稍縱焉  
畜遂訖事畜去而婦斃焉此等事如漢濟北江都王  
及僧祇律獲猴精舍比丘難提死馬等甚多宇宙之  
間何所不有

馬戶

奉化有所謂馬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爲匹偶  
良人不與接婚官給衣糧而本不甚窘亦婦女稍妝  
澤業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殺其人而籍其牝官殺  
之而征其淫賄以迄今也金陵教坊二十八家亦然  
奉鑾趙之祖齊氏室所生也

新人

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  
蓋與私人期而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儼固已洞悉之矣壻家禮筵方啟  
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逆者至寂然主人扣從者皆  
莫能對儼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  
而已

異林

吳 徐禎卿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結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温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

異林

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  
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荅云有孔老人還自  
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旒引喪而來果有  
羣優裝著絲衣蹯蹯輦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  
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  
若是乎荅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  
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  
守云蒙遣祈問一無荅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  
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

鋸卽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  
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  
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  
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  
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  
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  
神靈驗子今坎圻吾當代卜卽見復也玄敬喜諾卽  
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

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

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旣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異人

雷蓬頭者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爲書生好道術

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扃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宮咸固鎖鑰每鷄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宮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等幾何矣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憊然不悅曰今日幸奉至人願乞

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繫之暎以狗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置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枉過乞遂借行翁許之酒吏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

視屋梁上懸榻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  
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歛不陋  
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  
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掇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  
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旣相愛吾當搦之耳旣覆之以  
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邇  
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  
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  
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

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快而  
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鄧河洛之  
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詈競爲之  
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爲結之如螺然滿頭  
時人呼爲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  
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  
去弘治己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叅議江西時每聞道院

鍾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羣遠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

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官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輦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止滄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爲之

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卽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荅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着弊衲不易寒暑性好舖餽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欸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卽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遽足奉鉢飯曰和尚飯乎卽飽飫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跌坐道上有



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二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我欲行矣不爲他人作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輦之而去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顙門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朗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爲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搏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贖道人卽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投太守太守愈不悅持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

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時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卽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淡遍海嶽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廻鶴馭以慰睿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卽是道帝不悅曰卿有仙術爲朕試之以爲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豎舁一甕來卽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卽投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

各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莫知所爲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窺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卽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噴於中庭頃臯變成巨川聞岸沙際橫一渡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公其能鏡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藝術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  
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當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奉教  
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有卜者每聞宏作卦輒從  
鄰壁中聽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詭辭後知之遂不說  
易但言貞咎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爲設卦  
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  
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狸奴當去何能  
久也及期狸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撐

于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啓局踰垣而逃卜於宏  
宏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  
得其人懇乞再三曰誠不敢諱是予某親非有宿嫌  
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彥  
容家將戒舟有唐貢士者偕其友三人來宏曰公等  
何爲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教之曰草草不暇行當總  
筮之卦成宏折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  
中乙科唐君後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  
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  
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  
卽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有  
羣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踊躍入室曰召可  
久診視之不驗則羣躁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  
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  
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竈謂主人曰  
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  
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送待至葛公方

興衆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瞠目視之曰爾何  
爲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  
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  
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  
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  
責爾報邪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癱疾彥  
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脩曰雖可刺僅舉  
體半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脩言彥  
脩且計日促之行日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

驗並顯

夢徵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偕而來嘗同旅舍禮試已畢比將徹闈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籍滿案有一文秩卽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旣覺卽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卜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誰爲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海

南丘公雅所稱賞是其人也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曩論式唯是一篇今歲文場當有聯壁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旣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廉使其次卽今孫光祿交蓋丘公門士也謂二標者通城劉紹玄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豕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溥始登第尋亦仕爲南康太守

飲客

曾公察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

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備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備中乃邀公飲竟日備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輦從送歸第屬使者善待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輦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懵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求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頃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孝宗皇帝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

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溥爲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薇。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衮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踈朗不

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豈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

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  
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  
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為清唱

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畝歸遇虎攫父去賽  
賽操刀追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永  
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六  
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姊乃脫竟歿太  
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  
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  
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楠  
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茗茗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  
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  
作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鴻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



墜啓視之火礫五枚欻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徧地窟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幾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郡川湖池沼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温州泰順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箒色雜粉紫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沈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

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濕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芻曾爲蕭山令性苛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曾殺之其子求爲報讐曾嘗飲一玉杯甚愛之一夕置几上杯忽自躍墮地而碎曾惡之明日難作

想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是歲魁榜第二人

弘治中灤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爲異偶過廨宇見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

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庭兩脇有甲毛  
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纔及犬大崇明民家于海中設  
網忽獵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  
入海行甚捷海水爲之披躍乃知爲犀也

語怪

吳 祝允明

重書走無常

鄮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卽  
鄮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  
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  
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  
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  
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

承牒行事事訖卽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  
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末樂間年歲未的有江西尤和以  
進士來爲鄴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鄴都觀觀在鄴都  
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  
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  
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  
大試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

亦必具社稷城隍等

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邪然固當一往  
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  
人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畧無瞻  
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守皆視之遍返駕言伺  
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  
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鞵而僵尤蹴開顧左右  
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  
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施此風妄云云者應  
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

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  
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  
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固任之越二日夜尤方  
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  
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  
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  
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

二聞之尤驚蓋睦卽其

曰其家有犬瘕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  
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瘕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卽  
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  
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鄴  
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旣至後不與我事卽俾我返然  
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  
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  
整飾官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  
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棹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

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鑱之石立觀中以示未  
信今猶存焉

靈哥

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于耳  
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亦有言其已  
泯或言其本由假託者然謂其散泯有之盡以爲僞  
恐不然予兒時則聞諸先人等且其物爲性最軟媚

纏綿締結託爲友朋昔景泰

鄉韓彥哲

一學職爲先公言曩入京師謁之設酒對酌坐間爲  
張至家探耗頃刻已來言其居室之詳及所見某家  
人聞何語言見何動作報以無恙張筆於籍後按驗  
之無錙銖爽也頗與張言其身事謂在唐時與二輩  
同歸學仙處山中甚久師後以二丹令餌之戒餌後  
無入水旣各吞之皆躁甚臍臍若烈焰燒灸彼不能  
忍竟入水浴卽死予則堅忍後復自涼乃獲成道迄  
今當時張循其言領畧其意彷彿似謂其師乃呂公  
而二物者似一猴一鹿已則猴也韓初以歲貢赴銓

時祈兆於彼得驗且言韓當宦游其地後韓果得同知德州與之相去不遠每事必諏之無不響荅其所處在魯橋關旁民家一室不甚弘密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荅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蠶蠅稱人每尊重仕者爲大人舉子爲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往往先索取土宜禮物指而言之或辭以無則曰某物在某箱篋某包襪有若干分幾以惠何不可也往往皆然故人輒驚異奉之至語禍福或不盡驗或曰其物已往今其家造僞

蓋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凡飲食動靜皆婦密事之與之甚昵非此婦不語食或謂亦淫之蓋似亦有採取之說此婦沒後家仍以婦繼之然不知其真也又聞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巡撫臣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所禳其物亦處于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強之不從因問既來何不一入覲天顏荅云禁中葵狗異常我不可入竟默然歸人以是益疑爲猴狐之類云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

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代  
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  
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  
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  
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  
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爲南京尚寶卿居西長安街  
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湯水聞婢呼

喚聲良久姑來問之云有二皂隸青衣搥鳴謂汝何  
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  
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  
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故皂言婢犯禁  
故婦曰罪固應爾姑惟有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  
旁又隨一皂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暇  
諦察得脫奔迸而來矣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爲某捉鬼嘗爲人送鬼自持

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既行童覺擔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立巫曰此冤鬼難治與童皆怖甚舍擔疾趨而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家村巫大叫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

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卽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覓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踣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旣長胡將以嫁人



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  
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  
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福菩薩

東海傍人有步於海濱者得一初生孩意爲私產所  
棄已且無子漫取歸畀其妻畜之兒無他異弟合眼  
不開久之以爲盲其人曰雖無目吾既取之不忍復  
棄之死地比長不肯食葷誦佛經號出家僧行甚高  
遠近投禮號福菩薩至高年乃坐而命其徒告以將

遊復集衆叅禮師卽口吐三昧火漸出次七竅中出  
火以自焚焉

鬼治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爲鬼語  
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  
不見其形闇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試言宿火于  
缶伺其言而啓燭之旣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  
一道直起三四尺其上彷彿如人首迤邐行去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闕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既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扣之始諱既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

人審之知爲妖亦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踪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墉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

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  
八字久之至岐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  
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卽墻頭女也正相  
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  
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  
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  
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諸  
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  
翁媪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

喚翁媪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  
以先在也燈下諦翫之殊倍媚媪新粧濃艷衣飾亦  
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媪已寢子將往爨室取飲  
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  
啓之中有熟鷄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  
殺裁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  
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  
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  
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媪云而子必

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嫗因  
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嫗愛子甚不驚之明  
日呼子語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于官令汝獲罪  
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恐  
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  
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  
避翁嫗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  
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伺訊鞫卽自承伏  
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

也不下刑箠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  
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  
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卽付之翌日復於  
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裙子之剪歸女復迎接  
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裙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  
予之又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  
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  
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  
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翻盆而下雷火

轟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  
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  
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  
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  
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  
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  
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  
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  
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

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  
乖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  
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  
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  
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  
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擯  
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  
妻云云其當是吾女邪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  
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

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卽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縶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

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 橫林查老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覓歸於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卽查之素也凡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某當行某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爲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於設宴邀賓亦陳一席於主位以爲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久之人亦

不爲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  
泯

###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  
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瓊決之神許則  
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  
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  
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  
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  
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  
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  
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  
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  
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母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  
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

回回曰諾卽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  
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  
回曰諾卽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  
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  
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留數日  
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卽挺兵相  
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卽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  
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卽昇出將去守令  
問事旣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邪回回言若等知天

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  
下唯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邪二寶  
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  
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  
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兩身兒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外其  
首如雀其陰皆雄



幽怪錄

錢唐田汝成

吳生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隣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畱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徃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

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  
艷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  
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  
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  
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燕鶯曾共  
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  
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  
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戴厚甫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  
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  
母旣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  
遁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董太尉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洛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  
率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  
投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  
了活人我幾時促替得托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

幽怪錄  
山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辯自言玉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

飛去不知所在

江干民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克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鄰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旣而訪

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 董表儀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卽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 五通神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祀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

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乎有揺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

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日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柰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卽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歟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嫚虐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扇店道人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然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躑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

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 張居士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院於湖墅家住修文坊扇子巷內設輔真道院藥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齋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道院見所塑鐵拐僊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 泥孩兒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兒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至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偎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

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  
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 張公鱉

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  
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  
張公至柰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  
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渙者  
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二年  
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 設齋預報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  
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  
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之壁  
間而去衆人咲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  
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  
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  
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  
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

幽怪錄  
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  
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曰  
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唐道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  
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  
繫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  
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  
傳法以來有辭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

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騰  
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  
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牒唐  
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  
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  
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  
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  
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  
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幽怪錄  
劉家育犬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二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欲入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追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爲何人也

沈邁堰牛

嘉祐中沈邁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歛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王生金穴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塞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 趙源再世

進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舊宅

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環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咲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畱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

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每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瑛瑁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

今已再世爲人不才不才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姻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卧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